

靈犀集

—评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



李直编

LING XI JI
ping shao nian
wei te
de shen hou

靈犀集

—评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

李直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〔津〕新登字(90)002号

灵犀集

——评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

李直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）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72,000

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2次印刷

印数 1001—6000

ISBN 7-5306-0921-1/I·833 定价：6.00元

目 录

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出版说明	李直(1)
序	王观泉(1)
生命本真的坦露	陈鸣树(5)
朴实自有真情在	
——读谢丰丞先生诗集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	张恩和(11)
此中有真意	于万和(17)
真与爱的歌者	
——读谢丰丞诗集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	邝中秋(23)
一颗诚挚、单纯、仁爱的诗心	
——读谢丰丞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	蒋守谦(28)
仁慈之爱 真挚之情	夏康达(34)
执著爱与同情心的结晶	
——读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	陆耀东(40)

满腔挚爱洒人间

- 评谢丰丞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 艾斐(46)
云锦：爱心与诗情织就
——读谢丰丞先生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 彭定安(53)
乘余波兮渡回澜
——读谢丰丞诗集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 朱德发 张清华(57)
愿人间充满爱 刘扬烈(65)
“让人间的苦难永远绝种”
——读谢丰丞的诗 王锦厚(72)

本自大心的诗 郭志刚(78)

- 包容宇宙的博大胸怀 张永泉(84)
宅心仁厚 滕云(91)
对人生的探索和思考

——读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 傅正乾(98) 中年人生的咏叹 宋益乔(104) 童心谱出的乐章

- 读诗集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 万平近(112)
童心、宗教感情和拙朴的风格
——读谢丰丞先生的诗集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 王富仁(118)
炎黄子孙的心声

——读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 高旭东(125)

贴近生活，诗意盎然

- 读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 陈 辽(129)
似诗非诗也是诗
- 读谢丰丞诗集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 殷国明(135)
- 爱心的呼唤,诗美的追求
- 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读后 黄曼君(141)
- 可贵的感情 有益的诗篇
- 读谢丰丞诗集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 刘泰隆(153)
- 万水千山总是情
- 读谢丰丞诗有感 秦家琪(159)
- 情深·意美·语警
- 谢丰丞先生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漫评 张运贵(167)
- 读谢丰丞诗随想 张毓茂(177)
- 漫步在诗的绿茵场上 黄侯兴(182)
- 爱心满诗篇
- 谢丰丞诗读后 鲁秀珍(189)
- 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断想 张 华(194)
- 读诗随想
- 评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 周葱秀(201)
- 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散论 王国缓(206)
- 从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望过去 强英良(217)
- 月是故乡明

- 读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 李福亮(219)
断肠人在天涯
——读叙事诗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 张沂南(223)
- 读《灵犀集》述怀 谢丰丞(227)

附录：

学者诗话

- 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书评综述 痴人(236)
我有一本精美的诗集 丁言昭(239)
明敏之思 执著人生
——赞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再版面世 王观泉(241)

- THE BOOK CORNER (243)
FITHIAN 出版社致译者葛浩文教授 (246)
致 FITHIAN 出版社苏珊·丹尼尔夫人 德拉蜜里博士(248)
- 编后絮语 李福田(249)

序

王观泉

1989年初春，我在旧金山。一天，旧金山州立大学教授、著名汉学家葛浩文(prof. Goldblatt)交给我一摞稿件，说是台湾诗人谢丰丞先生默默耕耘诗苑30载，这是他自己集纳的一部诗集。作者希望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，中文底本则期望能在大陆出版。葛氏说，英译本由他负责，中文版能不能由我联系。我答之曰：让我先读一遍再计议。

我抱了这摞诗稿散步到金门公园，躺在草坪上翻读，自然先读开篇之作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。读啊读的渐渐被吸引了，感到这位诗人的浪漫主义情愫和诡谲离奇的情节，诚不多见——在歌德结束了维特的生命后二百多年，在东方竟然有一位颇耐寂寞的诗人为殉情的维特谱起死后大事来了，够气派，够浪漫蒂克，是一首很有个性的叙事诗。代表德国狂飙运动的旷代巨著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的作者歌德若果真有什么在天之灵，当亦会惊讶不已的吧？但这决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诗人突然发思古之幽情而重演盼望维特和

夏绿蒂“团圆”的那种庸俗文学。①

透过长篇叙事诗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那诡谲离奇的情节，追索其思绪并窥测诗人的潜念，我感到作者是借助世界文学宝库中维特这一殉情典型，展开想象的翅膀，表达诗人自己的顽强的生命原动力，把死后的维特安排在被天帝拥至荣耀宝座上享清福，却朝思暮想故乡——地球，日夜思念世间佳丽夏绿蒂。这与屈子投身汨罗江却留下了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是一脉相承的。夏绿蒂，在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中，已经不只是维特为之殉情的佳丽，更是万物躁动其中的地球、生命、青春活力的象征。

随着诗稿一页一页翻下去，就感到不那么浪漫蒂克，不那么诡谲离奇，最后，竟至使我感到沉重，感到压抑。诗集中那些执着人生，同情被不公正社会撵出生活圈的潦倒者；那些描写透过花红柳绿表层显露出来的炎凉世态，在诗人忧郁惆怅的咏叹中着实令人感动。我还发现，诗随心意，当诗人直面人间世相时，连诗风也变得沉凝、朴实，乃至使我想起“诗如作画须求淡”的风格。看来，谢丰丞仍然摆脱不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：欲用一支无力的笔扫荡天下不公，唤起人们的善心、爱心和同情心；或者如《避雷针之歌》中所征引，诗人企图去关闭那只装尽天灾人祸的

① 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于1774年出版后，立即掀起了广泛的“维特热”，一时之间，因困扼于门第婚姻悲剧的少男少女效法维特殉情者亦时有所闻，致使作者及其作品受到莫须有的指责，似乎惟有“团圆”的结局才契合世俗。当然，这已经是历史了。

“潘朵娜宝盒”的盖子。惜哉，这罪恶的渊薮一旦打开，任谁也无法把它关上合拢的……这些诗篇是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座标上的又一至高点。

G、王、谢“两国三方”就诗的出版事宜达成共识之时，正是我完成赴美讲学返回大陆之期。1989年4月末，我返回大陆即与李编审福田先生取得联系，很快得到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诗集的允诺。5月，在北京，我与福田编定诗稿，定名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。福田认为，出版谢丰丞诗集乃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上的一件盛事，遂亲作《出版说明》，有几句话写得感情四溢，脍炙人口：

近年来，隔离近40年的海峡两岸同胞的交往日见增多，思想交流不断加强，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就是这种交往与交流的一个标志，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。

谢先生雅好写诗，有感即发，或含蓄，或直露，真挚坦诚。他对人生价值的追求，对人世苦乐的评价，对人类灾难的认识，等等，在诗中都有所反映，特别是他对孤、老、残、贫发自心底的同情和关切，读后着实令人感动。我们相信，先生的爱心和人道精神不难在中国、在世界引起广泛的共鸣。

诗情喷发而出，“共鸣”来得迅猛，收录在这部评论集中的几十篇文章，代表着大陆文学史论界各方各派的学者专家，在任意挥洒的笔墨中对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的评说可资证明。《灵犀集——评〈少年维特的身后〉》的意义在相当的

程度上已经超越对于谢丰丞诗歌的评说，是对台湾近些年来新诗创作领域在一个点上的肯定，也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留下雪泥鸿爪。

历史，是一面谁也摆脱不了其身影的镜子，同是炎黄子孙，40年不通声息，不闻音讯，一旦解禁、开放、交流，在这个令人鼓舞的时刻的镜面上映照着一部诗集和一部评论集，或许算不得什么。但我以为，我们是对得起历史，对得起后辈小生们的。——随着时间推进，他们将在历史镜子的某个年代遥远的角落里，看见一个瘦弱的身影和他的一部诗集，看见一部评论集和群聚在评论集中的女士们、先生们的身影……

1992年1月22日写于哈尔滨
南岗区复兴街7号252室
欣然居孤灯下

生命本真的坦露

陈鸣树

谢丰丞先生的诗我过去读得不多，这样就并无先入为主的印象。此次有幸拜读了他的大作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，吟哦再三，情不能已。

谢先生在艺术上的确别有一番追求，他的美学观不同凡响：

山川所诱发的美不易入诗，
花木所诱发的美不易入诗，
风雨所诱发的美不易入诗，
云雾所诱发的美不易入诗，
湖滨所诱发的美不易入诗，
幽幽往古所诱发的美不易入诗，
冰天雪地所诱发的美不易入诗，
原野和田野所诱发的美不易入诗，
沙漠和海洋所诱发的美不易入诗。

星星、月亮、太阳和天空所诱发的美，
更加不易入诗，
若是人们伸手可及，
恐怕早已挨到一些火性的诗人给揍得
伤痕累累，形貌不保了！
甚至于纷纷坠地矣！

——《杂想》

谢先生所列出的这些形象或意象，不都是很好的诗材吗，古往今来多少诗人围着它们转，咏哦一生，意犹未足。而谢先生却偏认为“不易入诗”。那么，我们在谢先生的诗国里，看到些、读出些什么呢？

作为诗集命名的《少年维特的身后》，自是书中的压卷之作。诗人描写天国的美景，仍离不开人间的意念。乃至“美女如云”的海滨，“身着五光十色的比基尼泳装，三围动人，最为令它入魔”。但是，这些世俗的性的诱惑并没有使维特放弃自己的追求，以致使他成为天国唯一自杀者——饮弹而亡的人。在这首诗中，对悬挂在天国的警卫身上的枪弹的拟人化的描写，是诗人厌恶战争的精彩之笔，他捧出了一颗热爱和平的赤子之心。“每名警卫身上的手枪和子弹，不时都在编着美梦，一再祈祷，恨不得天天有人前来作案，并同它们的主人格斗拒捕，这些枪弹时时盼望着能有机会格杀些许人们，以资享受一番，盖因枪枝性喜闻血，子弹性喜尝血”。可惜“天堂从无动乱”，因此，常常使这些枪弹“大失

所望”、“打起盹来”。孰知维特竟走近警卫，似欲盗枪，“颇令此等枪弹大惑不解”。不幸的事终于发生，维特盗枪不是对准别人，而是对准自己。但是，这些渴血的枪弹一样“大喜过望”，“满身活力，向他猛扑上去”。诗人在这里插入一段对枪弹的诅咒，古道热肠：“枪弹最怨恨的事就是等待，/它们地球上的同族们何尝不一样，/来一场世界大战，/最符合它们的心意，/最为令它们舒怀，/凶杀也足令它们称兄道弟，/但是它们会感恩人间的杀手吗？/不，绝对不会，/到头来弱肉强食的杀手们的身上沾满着腥味，目标更显露，/它们更加日日夜夜到处扫描，/它们更不愿放过。”玩火者必自焚这一箴言，诗人用诙谐的诗行呈示给我们了。

于是，维特终于死了，再一次死了，这回是死在灵魂不灭的天国。这回是因为中弹后失血过多，急急送往医院，偏遇年久失修的木桥，只有绕道而过，“全体医生都表示非常惋惜，/渠等一致认为维特并未伤中要害，/如能提前半个小时救治便可得救，/若非马车无法过河，/半小时前应能赶抵医院。/其情感动了天国上下，/特地为他隆重举行国葬。”看来令人遗憾和遗恨的事，不仅人间有，天国也不例外。这里，诗人信手拈来，涉笔成趣，原来，天国里充满着人间的投影。

在《思绪之歌》里，诗人拆除了时空的屏障，一任记忆和向往到处漫游。他说：“思绪这孩子酷爱幻游，/身上带着神奇的钥匙一把，/每当游兴发作，/他便打开时间的档案场到处去幻游。”然而诗集中最足以动人的是诗人对社会的缺

陷、对人间被悲剧的命运捉弄的人们发自内心的真挚的同情。《可敬一养母》写一位由高烧而导致白痴的孩子，终日端坐椅上，眼朝前望，作沉思状。他为一对夫妇所收养，度过了漫长的 30 年，也仿佛在那里沉思了 30 年。如今，养父也已去世，养母却如“蚂蚁之营生”，日日靠打工、帮佣来维持自己的生活，来抚养这毫无指望好转的白痴孩子。因此，诗人向这位养母“致敬”。诗人在这首诗的结尾，感慨于社会的不均，慈善家的难得，尽管“豪华轿车满街跑，连云大厦平地起”，“然而，每届慈善募捐开锣，全社会却悉数顿成小户人家”。因此，诗人情不自禁要向上天呼吁：“天地众神，/此后极乐世界的入境证，/务请联合一致严加考核，/尽量少发！（人间的善恶，务必电脑归户）”

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。”这是杜甫在他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中写下的名句。由一己的痛苦而想到天下的寒士，这是何等的襟怀！诗人应该与庶民共忧乐，不忘芸芸众生。十分可贵的是，当不少诗人只是在倾听自己的夜莺欣赏自己的玫瑰时，谢先生却在自己诗中发出了普渡众生的爱心。在《避雷针之歌》中，他呼吁“举世的科学家”，能否发明这样一种避雷针，“使其成为万能的消灾除难的产物，/使其同时能够化除为数众多的凶悍底灾难、罪恶之患，/就象其消除凶悍的雷电底形成一般，使举世富足，/世界大同，/使家家户户的人家平安，幸福地过日子”。在《基隆港口小唱》里，诗人也以善良的天真“祈神庇佑世界，早日大同，/届时，把全世界的军舰改成豪华客轮，/免费

搭载残障及孤儿们，/一一去环游世界多好呢！”

正因为诗人有一颗与不幸的人们息息相通的心，他听到“冬天哽咽的风声”，想到人间的生离死别所引起天公的悲恸。对“时间老人”，他责怪它虽然“从事这行业如此久远”，/理应功力不凡才是”，何以它日夜操着刷子把人人的秀发都刷成白发。

诗人在《谈友谊》一诗中，发现了一个平凡的真理，“在这社会上顺境是友谊之花唯一的养分，/只要你身分越高，/您周遭的友谊之花必然百花怒放，/朋友，您曾否经历过，/当您不幸境况逆转，/您周遭的友谊之花很快一一相继枯萎了！”在这里，我们读出了诗人阅世甚深的慨叹，他当然希望消除这种现象，但是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很深很深的社会渊源，伦理道德，文化背景，意识形态以及一种物化的不均，都会使友谊之花丧失它的纯洁的芬芳。

然而，诗人却以一颗赤子之心奉献给读者以无邪的友谊，在《冬夜》里，他哀痛那些饱受折磨的“苦难”的精灵，包括“被冷风折磨到天亮”的“小贩”。他甚至呼吁对这些弱者，还不如让他们全族的母亲患不育症。他甚至这样说：“假使岁月能够出让，/而死者能够复活，/我要免费赠送三十年，/给孤儿院里年纪最小的两位孤儿的母亲，/每人各十五年。”绵绵的悲痛激起了诗人的愤怒：“财富何值自傲，/地位何值自傲，/学问何值自傲，/美貌何值自傲。……人类分类的标准是——仁慈的人是维纳斯，/其余的人都是猴子。”(《维纳斯暨猴子》)

谢先生的诗质朴无华，是一种生命本真的坦露。可是他说出了生命本真的真谛，唱出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。正是在这种对人的自我肯定里，显示了他内在的心灵美。假如天赋的人体赤裸着能显示着他们的全部的本色美，又何必要穿上矫揉造作的衣裳呢？对谢先生的诗美，我作如是观。

我不认识谢先生，我读着他的诗，沟通了我们的心灵，使我很快就进入了与他神交的境界。读他的三首《自画像》，又使我对他的精神风貌获得深切的印象。我祝愿他健康！

1991年12月于上海

陈鸣树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复旦大学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，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，中国作家学会会员。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艺术导师，生平及学术成就被收入英国剑桥传记中心《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》第9版，《有成就的人》第15版；美国传记协会《世界5000名人录》第3版。